

名家随笔

子长唢呐

□ 郝随穗

种地累了,坐在坡上吹一曲《掐蒜苔》,身子放松了,心情也就放松了,再烈的日头,只要曲子在群山中无限扩散,就会遮蔽一片太阳的强光,留下可纳凉的影子。饿肚子年代里上门讨饭来一曲《十晚娘》,一身悲悯换来一勺小米,就是人间最暖。出门人在异地他乡朝着故乡的方向吹一曲《走西口》,家乡的亲人和山水就会顺着曲子缓缓而来。红事上一曲《大摆队》如同燃爆的鞭炮,沉寂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一曲《苦伶仃》整个世界就静下来了,压在心中的悲痛在曲子的弥漫中,给世界覆盖上一层层厚厚的素白,这是村庄里发生的白事,山水草木沉浸在曲子的悲伤之中。

唢呐的曲子是这方水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关乎到生命的韵律,是古往今来这里的人息而依的生命乐符,是对艰难生存着的人们有着极大慰藉的精神关照。

这里是陕北子长,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是唢呐的繁衍之地和传承之地。如果说唢呐是一种舶来文化,那么子长毫无疑问地成为北方唢呐最早的落脚点和传播地,据相关资料显示,子长是唢呐由波斯

和阿拉伯传入中国皇室,再有皇室传入民间的最早传入之地。唢呐在这里被赋予更具特色的子长元素,从演奏的阵型和内容以及吹奏方法等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子长特色,委婉的深情、悠长的奔流、急切的抵达以及嘹亮的刚烈,无不是子长个性化的音乐表现。代代相传的子长唢呐在时光中走过,以陕北群山为坐标的音乐标记,同信天游、秧歌、剪纸、民俗等具有陕北文化内涵的所有事物交织于一体,成为整个陕北民间文化最嘹亮、高亢的文化符号。

在子长唢呐音域的无限张力中,这种与民间日常有着密切关联的铜质音乐,成为子长人休戚与共的生命韵律。生,要唢呐迎接;死,要唢呐送。高兴时,唢呐是愉悦心情的放大;伤心时,唢呐是悲怆心情的倾诉。这声音分明就是生命之声,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承载体。

子长唢呐的音色多了铜质以外的音色,是在曲子的缓行中渐渐扬起来的挺立,是在炽热中渐渐蕴藏起来的冷峻。一曲子长唢呐,是子长人情感淋漓尽致表达,尘世间的恩怨,红尘中的爱恨,时光

中不可逆转的命运,忧伤与欢乐中的人情世故等等,都在唢呐声中找到了最适合的表达。

自然这种以铜质为基础音色的唢呐能够演奏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声音,那么这何尝不是子长人通过唢呐与世界和解的方式呢!

子长唢呐是子长人的胎记,只要有唢呐响起,便是子长人相互认亲、同甘共苦一起过光景的日子。子长人心齐,这是一种文化的认同,亦是基因的传承,唢呐作为胎记,在子长人的文化和行为中牢牢地嵌入。子长人出门在外只要乡音出口,便会立即抱作一团,子长人遇到困难时不分你我就会一起上阵。古往今来发生在子长地盘上的大大小小战斗中,子长人只要听到唢呐响起,便会齐刷刷地聚在唢呐声在一起肝胆相照、赴汤蹈火。

唢呐已然成为子长人灵魂的韵律,作为灵魂的响动,那旋律,一直处于敏感地带的苦乐之中。苦是大自然的背面,乐是大自然的阳面,子长人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自然的阴阳相生融为一体。子长人与世界和解的

方式就是唢呐演奏的方式,一旦喇叭亮出自己金灿灿的声音,子长人就会心怀悲悯,对一棵草一只鸟一滴水产生深厚感情,在唢呐曲的节奏中与它们互道珍重、大同共生。

时代在变,子长唢呐也在不断的创新中由原来的5人演奏班子发展到今天的10人左右的演奏班子,由原来的传统曲目发展到对流行音乐的吸纳和兼容。子长唢呐因其极具地方特色的音乐魅力,曾多次受邀远赴英国、俄罗斯和国内等地,参加国内外重要文化活动,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子长唢呐,在子长这片厚土上,奏出的是子长的历史和当下,是子长人世世代代生息中的春秋和悲欢,更是新时代子长人意气风发的时代强音。

(郝随穗,陕西子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国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大量作品,获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奖、鲁黎诗歌奖等,出版《费尽荒唐》《素面》《硬时光》《庄里》等15部文学专著。)

诗词美文

荷塘“莲”想

□ 段文龙

我出生在监利观音寺乡,那是以观音寺庙出名而命名的鱼米之乡,在2001年并入红城乡北部的一个偏远村落,北连四湖西干渠,周围农田荷塘环绕。

小时候,在那个出行靠船的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没有攀比、虚荣和欲望,过得纯真自然、知足幸福。最让我难忘的,是老家门前的荷塘,尤其是到了夏天暑假,荷塘里长满了莲叶莲花,还有莲蓬和莲藕,一片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景象。儿时用莲叶打伞乘凉嬉戏,用莲花瓣放灯船,用长竹篙绑结来摘莲蓬,还有和父亲一起下塘挖藕过年,满身泥巴依然乐此不疲,充斥着整个童年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

记得第一次在书本上接触有关“莲”的知识,是在初中课本《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初学时朗朗上口,对文学的执著和偏好,感慨“莲”作为花中君子纯洁坚贞、豁达正直的独特品质,让我崇敬万分。彼时的乡邻伙伴,大多数随波逐流陆续退出了学业舞台,而“莲”坚毅正直的品格,一直作为我的精神寄托,陪我走完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毕业后,毅然选择偏远艰苦的一线施工现场,投身于伟大祖国建设热潮中;后来辗转教育事业,致力于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强劲的人才和动力。五年后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每当孤独彷徨、心酸苦闷之际,都会想起小时候同父亲挖藕时的场景和父亲的教导:“只要有水有土,莲藕就能茁壮长成,虽身处淤泥中,但不改其内在洁白清甜本色,这种坚韧不拔、高洁无暇的精神品德,受世人喜爱敬仰,做人也应当如此”。所以不论何吋身处何地,我依然固守如“莲”般正直凛然、高风亮节的品质。

后来有幸能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充分感受到了身边同事们对纪检事业的忠诚和敢于担当的精神,这种工作氛围使我更加坚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胜的信念。近7年的监督执纪一线生涯,有苦有泪有收获,有喜有悲有快乐;有教育挽救了大多数干部的成就喜悦感,也有极少数干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抱憾悔恨的悲哀失落感,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更加强化了我坚贞勇毅、清廉正直的品格。

“廉”带来的是心灵的安宁,也是幸福的根基。如今再回老家,昔日的荷塘已被挖成虾塘,但“莲”廉洁独特的品质已深入骨髓,无时无刻不在净化我心灵。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当心如“莲”,不同流合污,修德律己、通达正直;不攀附权贵,高洁独立、淡泊名利;坚守初心使命,廉洁担当履职!

梦想的坚持注定有孤独彷徨,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既然选择了纪检监察这条路,哪怕不被理解、遍体鳞伤,依然风雨兼程、义无反顾。

因为我心中有一朵“莲”,“莲”在心中,“廉”在行动中。

春日抒怀

□ 杨祖俊

春到江津杨柳绿,微波荡漾泛轻舟。
相思且就云烟渡,依翠偎红乐忘忧。

踏青郊外觅芳踪,落寞归来两手空。
满地残红迷乱眼,山歌一曲醉春风。

依依杨柳潇潇雨,朗朗阳光湛湛溪。
十里春风只为你,桃花人面两相宜。

江南春韵

□ 孙斌

春日流觞倚古亭,悠然自得数曾经。
一丝翠柳撩吾面,似笑白头难返青。

一生润物造新姿,浙沥纷飞多合时。
惠泽古今为海阔,甘滋松竹让山奇。

朦胧径里鸟声绕,错落溪中鱼影随。
自在江南韵清雅,泛舟笑作杏花词。

行香子·致学友

□ 黄传清

早岁安贫,晚岁安生。忆寒窗迢递躬耕。
光阴历历,意气盈盈。醉春之妙,秋之趣,月之明。

清风寄韵,丹心不倦。踏红尘万里前行。
诗书入酒,翰墨牵情。乐鞭常舞,笔常纵,曲常鸣。

君山谣(外一首)

□ 刘敏

如果累了
可以像那几棵老杨树坐在君山门口
灵魂的雪片在空中中年轻地飘
用那几滴浪花
泡一壶君山银针
看君山在水中浪水中翻
春天可以原谅万物
他用起伏的绿
模拟诗意的拍打君山

岳阳楼

每次回头看
你都坐在那
坐在洞庭湖边
坐在风雨底下
坐在杜甫孤舟旁
把自己坐成一个繁写的“爱”字
行走人间

生活随笔

架起希望的桥梁

□ 小珂

在长江边长大的我,从小就听爷爷讲“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故事。也常被父亲扛在肩头,目睹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风采。

听父亲说,从他记事起,素有着“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故乡,就一直缺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南来北往的人流、物流都要轮渡转运。当时,民间还流传过“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的俗语。若是遇上大风大雾、江水涨潮,轮渡停航,南北交通就会骤然断裂。于是,人们都盼望着能有一座贯通南北的大桥,使“天堑”变“通途”。不久后,中央批准了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提议。接着,百万武汉市民齐出动,有的日以继夜施工劳作,有的满腔热忱捐款捐物,大武汉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爷爷说,他曾亲自参与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这座桥之所以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是因为它开了世界建桥技术的先河,采用新式的“管柱钻孔法”搭建桥墩。钢梁悬臂架架施工,所有的铆钉都是人工铆合。桥墩坚固、桥身稳固。他还清楚记得,大桥的那些铆钉是自己废寝忘食,亲手一颗颗铆上去的。后来大桥建成,“天堑”变了“通途”。爷爷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时光,还与大桥亲切合影。多年后,爷爷拿着照片重游故地时骄傲地说:“看!这桥还是最初的模样!没有开裂,没有变形!”

不经意的温暖

□ 李宙昀

每天我们都要和无数人擦肩,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一句不经意的话,也许就是照进别人心底的暖阳。

我家附近有间复古风格的咖啡店,餐食好吃,咖啡师热情,清晨送完孩子上学后,我总爱去店里吃个早餐,看看书。虽然店里的咖啡师流动性大,但因为我是常客,所以与每一任咖啡师都熟识。每次他们和我打招呼的话都是:“和平时一样吗?”我也总是点点头,然后和他们闲谈一番。老友般的相处氛围,让咖啡店成了家以外让我彻底休憩放松的地方。

有天我吃完早餐要走,吧台里的小迪叫住我,告诉我她即将离职,想送我一个咖啡杯作纪念。小迪来做咖啡师有段时间了,印象里她特别不爱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她主动叫住我,让我有点意外。她说:“姐,我准备辞职了,这个杯子送给你,留作纪念。”正当我有些疑惑的时候,她接着说:“上个月的一天,你带来了一束雏菊。”我迅速在回忆里搜寻,应该是那天我看到花店的雏菊格外新鲜,顺手买了一束带去咖啡店。到咖啡店后我看着神色暗忙活不停的小迪,本想讨她开心:“小

迪,你这吧台上的干花都要长霉了,我刚买的雏菊送你吧,漂亮的花配漂亮姑娘!”小迪愣住了,不一会两朵红云飞上她的脸颊,她接过雏菊插进花瓶,摆弄着花的造型,嘴角逐渐有笑意浮现。

小迪说:“好久没有人跟我像朋友那样说话了。从那天开始,我每次都会注意你,你只坐靠窗的位置,每次来和走都会和我打招呼。”小迪似乎有些激动,停了一会,又继续说:“姐,我要谢谢你,我来这里工作前刚失恋,觉得生活没意思,也不知道以后要去干什么。我看你每次来都在看书写东西,我就想我也应该去学点什么。最近妈妈给我在县城找了份出纳的工作,我准备去报个会计班学做会计。”我看到小迪笑得就像那天新鲜的雏菊,简单纯净而美好。

几天后等我再去店里,前台已不见小迪的身影。新来的一位小女生,短发、清瘦,笑起来眼睛变成两弯新月。小迪送我的咖啡杯被我留在店里专用,每当我端起那个杯子,就会想起小迪脸上飞起红云的腼腆笑脸。

不经意的善意或许会成为生活里的小馈赠,滋养我们简单而多情的日常。

干净的病号服

□ 李莉

表哥一生经营修车铺,一生穿着沾满污迹的深蓝色罩衣大褂,大褂上混合着各种机油、润滑油、汽车油漆糕的大颜色,这一刻,他安静地躺在白色的病床上,穿着干净的浅蓝白相间的条纹病号服,安静地睡着。

表哥是苦命人。出生在石首县城下面的一个村镇——南口镇。

表哥叫大毅(化名),很聪明,上学考试常常是前几名。但他读完中学就辍学了,瘦弱的大表哥,要帮父母撑起这个家,抚养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后来,表哥在石首县城租了个门面,修车补胎,那时,表哥刚刚长大成人。需要拖着笨重的扳手爬到大货车底下去拧螺丝,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躺在地上,满身机油,卧倒在大货车底下修车,蓝色的大褂污渍斑斑,衣服大部分已成黑色,脸上灰头土脸,几乎看不清面目,头发因油腻交缠在一起,手上有着新鲜的和已凝固的伤口血液痕迹,尖嘴猴腮,乍一看,有点像个乞丐。

修车的旺季,表哥就修车,生意惨淡时,表哥就干泥水匠贴补家用。泥水匠有大工、小工之分,大工要砌墙,是技术活,挣钱多,可必须认师傅,出了师门才行。小工,没有师傅,就是搬砖提泥的苦力活,不需要啥技术。表哥是小工,他勤快不偷懒,一个人顶两个人用,村里谁家盖房子都喜欢找他。

我考上大学,很少回家。每次回来,经过他的修车铺,表哥依然趴在大货车底下修车。有时,我喊他家里来吃饭,他看着我们做饭,倚在我家门框上,高高瘦瘦的身子如竹竿斜插在地上。衣服很旧,很不干净,脚上竟然穿着一双破洞的黑布鞋,傻傻地看着我和母亲笑。

去年,我回娘家时看到他,见他枯瘦如柴,没有一丝

消失的浅水沟

□ 杨敏

浅水沟是小伙伴们放牛、打猪草、捉小鱼的天然乐园。

老家的浅水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时祖辈们一锹一锄挖出来灌溉小沟渠,蜿蜒辗转于规则的水田周围,像护城河一样守护着一方碧玉的稻田。

“护城河”两边茂盛的野草那可是牛儿们肥美的早餐。田野还沉浸在夏日晨曦的凉爽里,四周一片寂静。“走在乡间小路上,早起的小牛是我同伴……”瘦小的我走在前面,恣意地唱着随口改编的歌谣。

再往前就是绿油油的秧田了,小牛犊似乎闻到了青草的香甜味道,兴奋地扬蹄挣脱绳子往前奔。沟边那一簇簇带着露珠的野草让小牛垂涎欲滴,小牛一只只腿还没有站稳,就迫不及待伸出淡红色的长舌从右到左撩一大口,美滋滋地咀嚼着。

小牛吃饱了,心满意足地、摇头晃脑地跟着我踱出浅水沟来到生产主路上。我把绳子搭在牛背上,让它自由前行。小牛顽皮扎头抵角扬起蹄子兴奋地往前跑一段距离,又回过头来站在原地等我,待我再次赶上它。我用小手轻轻地拍打抚摸着小牛的头和湿漉漉的鼻子,它有用那双明亮的褐色的双眸温柔地看着我,并有意识地把头向我的脸靠拢以示欢喜。人与动物,小孩与小牛,竟然是如此美好和谐!

浅水沟边还长着各种肥美鲜嫩、营养丰富的野菜:鹅儿肠菜、红花草、野芹菜、黄花草、野芝麻菜、野蒿子、尖刀菜、猫耳朵等等,都是猪仔们的美味佳肴。养猪是农村家里收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时人多田少,种田成本高获利少,有时家里全年的收成只够交公粮税费。全家人吃穿用度、人情世故只得靠喂养家禽牲畜来贴补。其中,养猪是最主要的渠道。

抽水过后的浅水沟,更是我们的水上乐园。放学回家后,小伙伴们心照不宣地拿起撮箕、筛箕、脸盆、竹篓、小铁铲,一窝蜂来到浅水沟边,在脚窝水以及浅水的地方,捕捉那些隐藏在草根深处或直接钻进稀泥里狡猾猎物。小伙伴们径直下水沟里,采取“逼着入瓮”的战术,把撮箕踩进稀泥里,双脚沿着沟边在草丛下方,前后左右各方向强攻猛捅,直到投无路的鱼儿泥鳅被逼到撮箕里来。尽管浑身上下都稀泥片片,头发林子都黑汗水流,那种与鱼儿们斗智斗勇获胜的喜悦,随着傍晚的彩霞,生动着我们斑斓甜美的梦乡。

如今,家乡的田间地头都布局着整齐的高标准基本农田,修到田边的水泥路,分列两侧的硬化沟渠和错落有致的水闸,随处可见田成方、树成行、渠相连、路相通的画面,让人眼前一亮,心为之震撼。陪着母亲漫步在那条我曾经放牛的现已铺着水泥的生产主路上。母亲说她每天晚饭后都在这条路上走几个来回,把身体锻炼好,争取多活几年。在农村辛劳一辈子的母亲,老了终于可以放心无旁骛地向生活要质量,算是享福了。如今国家农村政策好,留守在家有高标准建设农田,有各种补贴奖励,种田大有作为;外出务工勤劳致富,读书考学改变命运,他们都在这个美好时代为幸福生活绘就蓝图。我默默回顾着这个曾经贫困、如今富裕,记录着我成长点滴的村庄。歪歪倒倒的危房没了,坑坑洼洼土路没了,高高低低的草垛杂堆没了,这些年来家家条件变好,户户盖了大楼房,过年还开回小汽车。真好,过去的穷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村庄另一种变化:留守的老人多了,嬉闹的娃娃们少了;大门紧闭的多了,袅袅炊烟不见了;清闲安静多了,鸡飞狗跳的闹腾不常见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袭上心头,是落寞或怅然若失?不知道是否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住着一群淳朴善良的亲人,锁着一段苦中有乐、天真无邪的童年;抑或,所有失去的都是美好?